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唐宋诗词 艺术研究

陶文鹏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唐宋诗词 艺术研究

陶文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词艺术研究 / 陶文鹏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5201 - 3404 - 0

I. ①唐… II. ①陶… III. ①古典诗歌 - 诗歌研究 -
中国 - 唐宋时期 IV. ①I2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8394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唐宋诗词艺术研究

著 者 / 陶文鹏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李建廷

责任编辑 / 赵晶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0 字 数：457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404 - 0

定 价 / 1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刘 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在当今的中国古典文学界，陶文鹏先生对“文学本位”的推重，十分引人注目。他认为一个研究者，应当是文学的解人，要在懂得作品艺术三昧的基础上，藏往知来，揭示文学的规律。面对研究者过于“眼光向外”，把文学研究变成社会学与文化研究，以至于忽视甚至忘记“文学”的倾向，他总是深感焦虑，不断呼吁要回归文学本位。

作为一名有幸亲承教诲的后学，我对陶先生提倡文学本位研究的执着与热情，有着异常强烈的感受。记得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向《文学遗产》投稿，陶先生就热情地鼓励我认真思考文学的奥秘。他说，文学的深邃，值得毕生探索。多年来，不论学界的风气如何变换，陶先生始终对“文学研究”的意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也不断提点我要始终关注“文学”中的核心问题。每每拜读学习陶先生的论文，吟咏他自己创作的诗篇，都令我沉浸于文学无限丰富的世界，不光思想得到启迪，精神也有淘洗后的纯净与激动。如今，陶先生汇聚其唐宋诗词研究的精华篇章，编定这部《唐宋诗词艺术研究》，命我谈点儿读后感。作为后生晚学，面对先生的信任与期待，深感惶愧，然而拜读之后，又对先生的学术有了新的体会。陶先生对“文学”的爱与信念，不仅投注了他的诗人性情，而且有着深刻学理思考。如果放眼中国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围绕“文学独立”所形成的新传统，就会发现，陶先生的研究在积极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又有其独特的阐发，尤其在借镜美学以探讨文学规律、深入开拓文本文学批评等方面，其恢廓

研究视野的探索，很值得深思。书中的许多文字，仿佛带着陶先生的馨欵，让我重温了他二十多年来对我的亲切教诲。我想，自己的认识虽然粗浅，但体会是真切的，故不揣浅陋，做简单的汇报，还请陶先生原谅我的僭越。

《唐宋诗词艺术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上编中的文章，着眼于唐宋诗词的核心艺术现象，下编则围绕作家作品展开讨论。全书论题丰富，观察作品的视野亦极为开阔，对全书内容任何简单的概括，都免要有所遗漏。在学习中，陶先生几个突出的研究特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文本细读、视野会通与情理圆融。

对唐宋诗词文本的细致体察，是全书运思立论的基础。唐宋诗词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精华中的精华，对研究者提出了极大的挑战，陶先生就曾经直面这一问题，提出：“既然唐代诗人们把汉语言文字的具象性、抽象性、抒情性、含蓄性、象征性、朦胧性、音乐性、跳跃性、超越性、诱惑性等奇妙性能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我们就应该呕心沥血地研究诗人们是怎样运用这种奇妙的汉语言文字创造出美的诗意图境。”（《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研究》中有许多探寻诗心妙境的精彩笔墨，如《论唐宋梦幻词》指出：“在唐宋词那些梦境与现境映衬对照的词篇中，绝大多数写梦境的句子，都被放置在词的过片，特别是节拍，作为‘神光所聚’的‘通体之眼’，或篇末的点睛传神之笔。”这种在词的结穴处写梦的笔法，使梦境更曲折，情意更悠长。类似如此精妙的观察，在书中俯拾皆是。又如对岑参诗歌如何创造奇象奇境的分析，陶先生指出岑诗以“奇字为眼”，尤其注重对动词的选择和提炼，但求奇并不入于僻涩。书中对宋词如何在绘自然之声的笔墨中传达诗人之心声，宋诗如何使“荒寒”之景拥有美的情趣，李贺诗歌在表现色彩中对光的处理，李商隐诗歌如何表现幻象与幻境，梦窗词的气味描写等的分析，都尤为令人神旺。这些都来自陶先生诗词解读的长期积累，绝非朝夕之功。仅举一个很小的例子，陶先生曾为《古典文学知识》开设“名句掇英”栏目，每期一篇，每年六篇，前后坚持二十五年，共发表一百四十篇赏析名句的文章，每一篇皆有不同的视角，被程千帆先生誉为“别具手眼”“极具妙解”。这些妙解，经过涵泳思考，化成细察文本的深厚功力，在这部对唐宋诗词艺术作宏观综合思考的著作中，

有了鲜明而集中的呈现。

《研究》的又一特出之处，是视野上的会通。陶先生对古今中外的诗歌皆有关注，在精研古典诗词的同时，对20世纪以来的新诗，无论创作抑或评论，皆颇为擅长，曾主编《中国现代名诗三百首》，很受欢迎。《研究》援引新诗发明唐宋诗艺，别开生面。在会通古今诗艺的同时，陶先生尤其注重将诗歌与音乐、绘画、书法甚至戏剧等艺术门类联系起来观察，对唐诗与唐代人物画、宋代山水诗与山水画、王维诗歌的音响表现艺术、常建诗歌音乐境界、李贺诗歌色彩艺术的讨论，都体现了这样的用心。此外，因篇幅所限未收入本书的《论张旭诗中有书》一文，则体现了对诗歌与书法的会通观察。陶先生对诗理和画理、乐理的把握都颇为深细，相互发明，时多妙解，例如对宋人山水诗中“借窗观景”手法的揭示，对杨万里《舟过谢潭》一诗化用绘画之“皴法”的分析，对韩愈如何善用“画格”避免直写动作情节顶点所产生的艺术效果的讨论，对常建山水诗构思章法与音乐旋律之接近的观察，都借助音声画理，映衬出诗心的精妙。这种借助，显然不是简单的套用。陶先生尤其注重在会通中认识诗的精微与独特，例如他对苏轼诗中自然山水动态美的分析，可以看出诗画艺术差异为诗歌研究带来的独特启发。又如他指出，“细心研读宋代山水诗中数量众多以绘画比拟天然山水风景的作品，不难发现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艺术特点，就是诗人们都喜爱在作品中追求幽默诙谐、反常合道、富于智慧、耐人寻味的意趣”；宋代山水诗“普遍表现出一种追求水墨韵味的美学倾向；……（而这）又是同创造虚融淡泊、荒远清冷艺术意境的自觉意识紧密相关”。这就透过诗中画意而进入诗境的品味。在绘画与音乐的启发下，《研究》进而捕捉到诗歌中的声与影这些独特的观察视角。对宋词绘影绘声艺术的讨论既别开生面又多有发明。陶先生指出宋词的绘声艺术极为精工，既善于写自然之音声，又善于刻画人之心声，尤其善于借助声影的摹绘来营造一种朦胧或空灵的意境。这种独特的观察，正是会通视野为研究带来的妙境；至于通过戏剧与诗词艺术的会通来观察唐宋词的戏剧性，以灵心慧眼寻绎梦窗词表现气味的艺术，更是提出了新颖的艺术课题。

陶先生注重体悟诗艺，感受诗心，他认为文学研究“要以‘情’为本，

‘感’字当头，从审美的感情体验出发，以自己的心灵和古代诗人的心灵对话，进而调动自己的联想和想像，进入诗歌的境界，感受与体会诗的情思与韵味”（《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后记》）。无论是对文本的细腻剖析，还是在会通视野下观察诗艺的精妙，都灌注着他丰富的感性体验。然而，陶先生的研究并非只重感性之一翼，而是情理圆融，对探析作品之思理，概括文学之规律的理性思考，同样十分关注。他分析苏轼山水诗谐趣、奇趣和理趣，观察苏诗情、景、理之内在联系，就深有所见。对于诗歌艺术的特点与规律，他尤其注意作理性的概括与提炼。例如，他指出晋至唐诗人对自然美的表现，是在自然事物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事物的关系两个方面来加以表现，在这种关系的表现上，进而引申出理性的、哲学的思考。这种对诗歌运思之理的反思，并非是简单套用现成理论，以作品为理论的注脚，而是在大量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所作的理性提炼与概括，加之贯穿其间的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在在都呈现出情理圆融的特点。

陶先生以文本细读为研究起点，以会通的视野恢廓研究格局，追求情理圆融，而不陷入单纯的实证与过于抽象游离的理论。这种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道路，出自陶先生长期的思考与探索，也有重要的学术渊源。

陶先生大学时代求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改革开放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的研究道路可以看到林庚先生和钱锺书先生的显著影响。林庚先生对艺术有精妙的感悟，同时注重探索诗歌艺术之原理，思考文学史演进的独特规律，感性的敏悟与理性的思辨妙合无间。钱锺书先生则以渊博的学识展现了会通研究的开阔境界。陶先生对唐宋诗艺的精微体察，时时使人联想起林庚先生对唐诗艺术目击道存般的敏悟；而他贯通艺事文心的探索，则颇有钱先生博观通鉴的神韵。陶先生对两位先生的取法，无疑相当深入，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开，从这一直接的学术承传进而着眼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又会对陶先生研究之路的独特意义有更为丰富的体会。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是围绕“文学独立”这一核心精神所产生的，虽然近些年来学界对“文学性”这一概念提出诸多质疑，引发诸多讨论，但不容置疑的是，“文学性”是中国文学现代研究传统建构的核心追求。围绕这一追求，现代学者对文学原理、文学史进程、文学与社会文化

之关系作出了丰富的探讨。陶先生借镜美学以探索文学规律的努力以及对文本文学批评的开拓，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围绕“文学性”建构新传统的大背景下，有其十分值得关注的意义。

陶先生重视会通的研究，尤其注重文学与美学的会通。借镜美学以思考文学的审美艺术特征，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探索文学自身规律时所走过的一条独特道路。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李长之等人，以康德美学思想为基础，从审美自律的角度界定文学的本质，就是这种努力最突出的表现。陶先生借鉴美学来思考唐宋诗词艺术的问题，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当然，美学在近些年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文学研究也越来越远离与美学会通的格局，呈现出多样化的取向；但是，美学为文学研究带来的许多积极影响，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深入体会，例如对艺术美学经验的广泛关注与触类旁通，对美学经验的理论总结。陶先生沟通诗书画乐的研究探索，就有着永不过时的启迪意义。

陶先生关注文本之文学艺术内涵的探索，他虽然重视对文学的历史文化把握与理论思考，但一切以文本艺术内涵的分析为基础，不让文学研究变成单纯的史实考证和空洞的理论演绎。这种情理圆融的研究格局，反映了他对文本文学批评的深入开拓，在近三十年或简单搬演西方理论或一味沉湎繁琐考据的学风中，已经颇为罕见。文本文学批评并不是对传统诗文评的简单复制，而是综合文本、理论和文学史诸多研究层面而形成的一种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林庚先生是这一传统的突出代表，而这一传统的形成，综合了来自古代诗文评、现代诗学与诗歌创作以及英美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的多重影响，而陶先生对此的继承与开拓，则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的启发。

陶先生推重文学本位，如果深入其研究阐奥，体会其内在结构，进而沿波讨源，理解其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就会感到，陶先生不仅用艺术敏悟与思考树立了颇具特色的文学研究范式，而且他对“文学”与审美的执着，也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反省的基点：反省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文学，怎样观察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怎样通过文学研究培养和提高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他的研究，给予我们最大的感染，就是要用全部身心去感受和理解文学，再用被深入理解的文学来滋养我们的心灵。

目 录

上 编

在物与物关系中融入感觉情思

——论晋至唐诗人表现自然美的方法 3

传神肖貌 诗画交融

——论唐诗对唐代人物画的借鉴吸收 26

论唐代绝句描绘人物的艺术 44

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 55

论宋诗的荒寒意境 76

论唐宋词的戏剧性 94

论唐宋梦幻词 114

论宋词绘影绘声的艺术 138

论宋词浪漫神奇之“造境” 161

下 编

论孟浩然的诗歌美学观 179

传天籁清音 绘有声图画

——论王维诗歌表现自然音响的艺术	197
论李白的黄河绝唱	211
论常建诗歌的音乐境界	221
论诗哲杜甫	234
论岑参诗歌创造奇象奇境的艺术	252
论韩愈的七言绝句	268
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	290
论李商隐诗的幻象与幻境	303
蔡襄：北宋前期的七绝高手	326
苏轼山水诗的谐趣、奇趣和理趣	349
论苏轼诗中的自然山水动态美	358
论东坡哲理词	372
论黄庭坚诗歌的比喻艺术	388
论陆游的七言绝句	403
论稼轩词章法结构的创新	433
论梦窗词气味描写的艺术	453

上 编

在物与物关系中融入感觉情思

——论晋至唐诗人表现自然美的方法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指出，晋人对内发现了人格个性美，对外发现了自然美。对自然美的发现，最鲜明地体现在他们创作的山水诗、田园诗和山水画中^①。然而，晋人是从什么角度、以什么为重点发现自然美的？他们在诗中表现自然美的艺术，是怎样被其后直到唐代的诗人继承与发展，从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写景的表现方法和有普遍性的艺术经验？这两个问题，宗先生没有进一步论述，诗学界至今也未见专门的探讨。本文即笔者读诗和思考的一些心得。

—

与人类生活和生命关系密切的大自然，浩瀚深邃，神奇莫测，纷繁多变，气象万千。但自然界的种种事物，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总是要同其他事物发生或近或远、或亲或疏、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或和谐或矛盾等关系。正是事物间寻常的和特殊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关系，使事物呈现或凸显出各自的形态状貌、声色光影、生命性灵。因此可以说，自然美就普遍地存在于自然事物的诸多关系之中。笔者在研读晋诗中逐步形成

^①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192页。

一个认识：晋人向外发现自然美，其最主要的就是发现自然事物的各种关系。他们在诗中表现自然事物的关系，开始时是随意的，不自觉的。随着这些表现使他们自己和读者越来越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动形态和生命活力，体验了诗情画意，于是，他们也就越来越自觉地努力地去观察大自然万千事物间的关系，并以精美的语言，把这些关系真切生动地写在诗里。例如，我们读西晋人成公绥的《行诗》^①：

洋洋熊耳流，巍巍伊阙山。高风碣崔嵬，双阜夹长川。素石何磷磷，水禽浮翩翩。远涉许颍路，顾思邈绵绵。郁陶怀所亲，引领情缅然。

这首行旅诗，前六句写他途中所见的自然景色，先写伊水河水势浩大，再写伊阙峰高耸险峻；然后写清澈的水底映出洁白山石，水鸟在河面上悠然浮游。全篇连用五个叠字词，有点儿单调古朴，但诗人注意到自然景物高与低、动与静、大与小、雄奇与清秀的对比、映衬关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山水景观，给人以动态感和美感。这首诗只是山水诗的滥觞之作，诗人对自然事物关系的发现还是比较随意的。稍后，西晋著名诗人陆机在《招隐》诗里描绘隐士的生活环境：

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结风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

在诗人的笔下，山中高大乔木枝条轻扬，翠叶茂密，风在林间飘旋，夹带着草木的芬芳，再加上涧水泠泠流淌，飞泉如玉石撞击出清亮之音，各种自然事物也是互相映衬，烘托出一个幽僻深秀的隐士居处。比陆机更年轻的左思在《招隐二首》其一中对隐居环境的刻画，就明显地表现出诗人是着重从自然景物间的关系来下笔的：

^① 本文所引诗歌均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与《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限于篇幅，不一一注出。

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鱗或浮沉。

诗人用“停”字和“曜”字分别表达白云与阴冈、丹葩与阳林的关系，而白云与丹葩、阴冈与阳林，又有意造成白、红二色与一“阴”一“阳”的对比。后二句，先写出石泉的清澈，才活现出忽沉忽浮、自由嬉戏的游鱼来。景物之间的相关、相依饶有情趣，从而产生了美感。

陆机、左思以后，晋代诗人从自然事物的关系中寻觅、发现与表现出诗意图美的写景佳句不绝于缕。请看张协的“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杂诗十首》其四），先写阴云集结，再写急雨滂沱。“翳翳”摹云之阴浓，“森森”状雨之繁密，“雨足”更描绘出雨的形声；而一“结”一“散”，也表现出景物在对比中承接、转换的关系。他的“泽雉登垄雊，寒猿拥条吟”（《杂诗十首》其九），写山泽动物的生息之乐。“登垄雊”之雉与“拥条吟”之猿此唱彼吟、互相呼应，其情态与声音更加动人耳目。玄言诗人孙绰的“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秋日诗》），写树林稀疏，凉风便不断吹刮；山岭空旷，浓云就迅速聚集。诗人敏锐地发现了“疏林”与“凉风”、“虚岫”与“凝霄”的影响关系，也就表现出自然节候在山林中的变幻之美。

晋末宋初，陶渊明在他隐居的村野中培植出带有泥土芬芳的田园诗。他的田园诗重在写其胸中之妙，写景的诗句并不多，但他对自然事物关系的新鲜发现与传神描绘，却远胜于上述诗人。《时运》云：“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山峰涤除残余的雾霭，露出清朗秀丽的面貌；天宇仍轻笼着淡淡云气，显得格外高远缥缈。那一阵南风吹拂过来，田野上大片嫩绿的新苗欢欣鼓舞，竟然像鸟儿一齐掀动着翅膀。从山峰写到天空再写到田野，灵心慧眼的诗人在平常的自然事物中发现了新鲜的关系，给人以美的享受。“涤”“暖”二字精警，尤其是“翼”字，名词用作动词，平中见奇，鲜活可爱，令人拍案叫绝！

陶渊明之后，出了一位毕生酷爱登山涉水、探奇赏幽的大诗人谢灵运，成为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开山祖师。谢灵运以其精美工巧、奇险深曲又颇以

繁富为累的语言，对大自然种种事物的关系，有更多的新发现，并使它们以更美丽的姿态声色漫溢于山水诗篇中。我们先看永初三年（422）灵运外放永嘉途经故宅而作的《过始宁墅》中写景的一段：

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篆媚清涟。

这三联诗，在工整的对偶中，表现出一句之内、上下句之间自然事物意象的关系。诗人“山行”“水涉”，历经许多艰难曲折，忽见洁白的云絮抱护着幽峭山岩，而山下翠绿藤蔓似少女笑挽青丝面对清涟，照镜自媚。“白云”与“幽石”、“绿篆”与“清涟”富于诗情画意的关系，被诗人感觉、发现，并琢炼出“抱”“媚”这两个拟人含情的“诗眼”传达出来，可见大谢对于自然事物关系的细致观察和精心刻画。他在路过富春江时，又作了一首《七里濑》，诗中仅有四个景句：“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前两句分别表现石与水、日与山的关系，后两句则表现林和鸟的关系。诗人连用“潺湲”“照耀”“沃若”“叫啸”四个叠韵联绵词，分别摹状景物的光色声态，使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紧密结合，已初步显示出谢诗写景巧言切状、典雅精工的艺术特色。

谢灵运到了风景幽美的永嘉以后，其山水诗创作掀起了高潮。这些山水诗中的写景名句，几乎都是对于自然事物各种关系的新鲜发现与精妙表现。请看：“晓霜枫叶丹，夕醺岚气阴。”（《晚出西射堂》）清晓寒霜浸染，枫叶红艳如丹；太阳落山暮色苍茫，山中岚气逐渐阴森。“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白色云朵与金色阳光相互辉映，湛蓝天空倒映于澄碧江水之中。诗人登江中孤屿，突然发现云、日、天、水四种景物在一瞬间的美妙关系，于是挥笔画出这一幅光鲜明洁的风景。又如：“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岁暮之夜，诗人殷忧难眠，窗外雪光与月光上下激射，高旷寒冽；朔风在旷野上怒号，其声劲厉悲哀。诗人捕捉住冬夜最有特征的景物，并使寒光与哀声彼此映照、烘托，从而表现出其所处环境的森冷孤寂及其心境之压抑凄凉。而“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登池上楼》)写他久卧病榻,于早春登楼,忽见池塘里生长出鲜嫩水草,园中柳枝上已有新来的鸟儿在欢乐鸣叫。早春园池景物的新变化、新关系,被诗人敏锐察觉并白描出来。所以这一联,在精深华妙的谢诗佳句中,尤显得清新朴素、自然可爱。再看:

春晚绿野秀, 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

诗人发觉并表现了“春晚”与“绿野秀”、“岩高”与“白云屯”的关系,创造了工丽的对偶句,画出一幅点缀着高岩与白云的春晚绿野图。现代诗人兼学者林庚先生赏析说:

春晚而绿野秀乃是自然的时序,然而春晚的晚字实在就是一个暮景。暮色的安详与辽阔,虽然带有苍茫的感觉,却被一个春字点染得年青起来……野与秀本来绝不相类,正好像春与晚本来是两种性格,然而都融洽而为一,这便产生出一个新的力量,使得苍茫大野中无处不成为秀丽,它的点染又在一个绿字……绿的本色所以便已在笼罩万物而又新鲜得不着痕迹。……把不同的颜色都调和在一个颜色之中,原野的浑然所以才与一个秀字并存,我们这里乃解得一种丰富的心情,一种轻松的美意。^①

林先生对“春晚绿野秀”五字与整句作了细致微妙的分析,揭示出谢灵运善于发现大自然中本来不相类乃至相矛盾的事物和现象的关系,并把它们巧妙组合,营造出情景交融的美境。这是切中肯綮、兼具诗情与美学的见解。

二

以陶渊明和谢灵运为代表的晋宋诗人从事物关系中发现和表现自然美

^① 林庚:《唐诗综论·春晚绿野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334页。